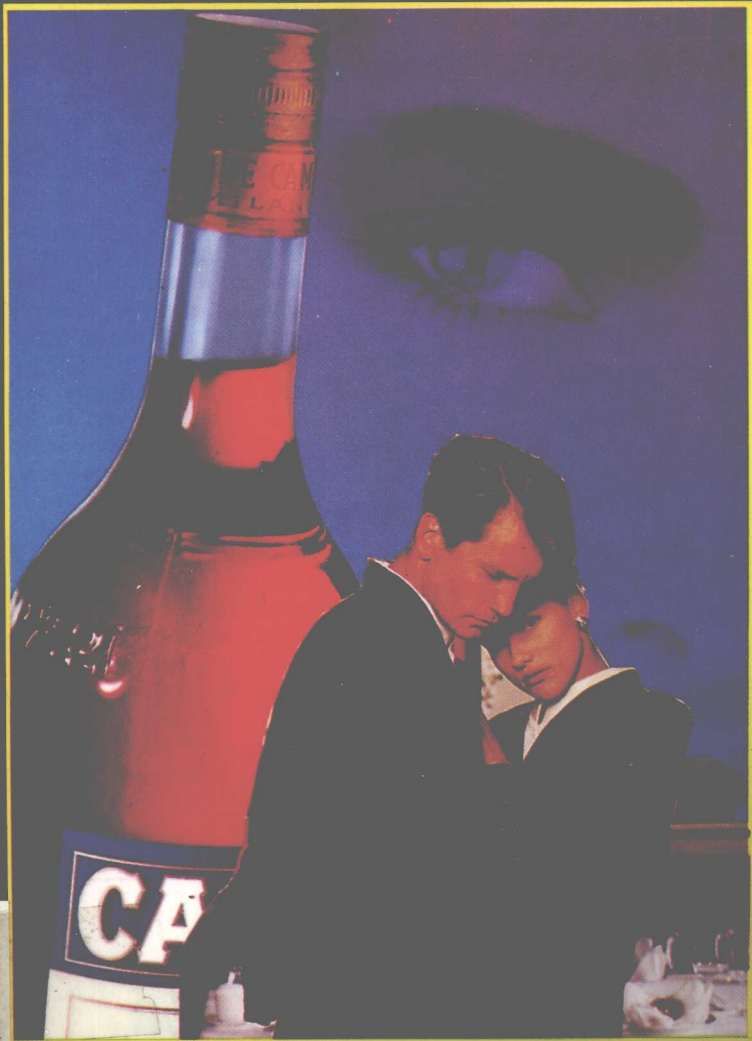


因祸得福

E·S·贾德诺著/周辛南译



2.45

海外畅销逾三亿 自有惊心跳魂处

YOU CAN DIE LAUGHING

因祸得福

贾德诺著/周辛南译

I 712.45

368

3

4052-54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书名 因祸得福
作者 贾德诺著 周辛南译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规格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5.75 印张 124.4 千字
版次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次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8000 册
书号 ISBN 7-5057-0602-0/I·247
定价 4.20 元

第一章

我推开用金色漆着“柯赖二氏私家侦探社”的大门，半截玻璃的左右下角，漆着二位合伙人的姓名：柯氏和赖唐诺。柯氏是一百六十五磅的柯白莎，她不愿把名字漆在门上，所以只用柯氏二字。

“出了问题，有了麻烦，来找我们这一行帮忙的人，不希望见到的是一位女人。”她说过不知多少遍：“他们要的是男人。粗，壮，左右开弓，满身横肉的男人。他们见到女人会找理由溜掉，女人么，本来就应该涂脂抹粉，文文静静，性感的玩意儿。

“其实我和任何男人一样粗，一样壮，照样可以打架，不相信可以试试看。”

她说得一点也没有错，她的一百六十五磅不完全是肥肉。事实上，她像一捆带刺的铁丝网一样梗朗、顽强。但是门上姓名的事，她是对的。有的人慕名而来，看到门上资深合伙人是女人名字，就自动退却了。

我走进接待室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向我提出警告。接待兼总机的小姐，向我挥手指着白莎的房间。听录音打字的小姐向我做鬼脸，嘴巴撇向漆着“柯氏，私人办公室”的门。管档案的小姐，从档案柜背后冒出来，笑一下，指指白莎的办公室门，又缩了回去。

我微笑着，让她们知道我了解她们想告诉我什么。直接走向金字漆着“赖唐诺，私人办公室”的门，进去。

卜爱茜，我私人秘书，坐在我私人接待室看我，说道：“唐诺，早。见过白莎吗？”我摇摇头。

“那你马上会见到了。”她预测道。

话好像还留在空气中余音未尽，柯白莎一只大手已把我办公室门把一扭，门突然而开，门铰链差点脱落。

“你死到哪里去了？”她问。

“外面。”我说。

“我当然知道你死到外面去了！”她喊道：“我们可能失去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作。”

“什么样工作？”我问。

“石油。”白莎说。贪婪的小眼怨恨地盯着我。

“坐下来，不要血压太高，会中风的。”我告诉她。

柯白莎看看她的表说：“他十点半要回来。”

“那我们没有漏掉生意。”我说。

“要他回来才算。”她说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高劳顿，德州佬。”

“他是来找我的？”我问。

“本来是来看我。”白莎说：“有人对他说我们服务非常好。他又怕我是女人，心软，容易受骗，所以要见你。老天！我不懂男人为什么都那样笨，都以为男人才是强人。”

“拿你来说，只要一双大腿加上三分姿色，就可以把你当根毛线一样绕在手指上玩。把你泡在水里捞起来也不过一百三十五磅，你一生中从来没有打架打赢过，而我——而我才是一百六十磅真价实货，男人绝不会向我甜言蜜语，女人无法叫我同情，我——”

“一百六十磅？”我问：“你掉磅啦？”

她脸红了。“我想减肥了，怎么样？”她说：“我已经开始节食。”

“最近还听见你说是一百六十五磅。”我说。

“喔！滚你的蛋！”她说：“这个人来的时候，不要乱跑找不到你。对我们相差至少几千块大洋，不要老没有钱财的观念。看你的样子大概和一个兔眼马子才吃完早餐，说不定晚上已经约好——”

“你说这个人十点半再来？”我打断她的话说。

她看看她的表，“还有一刻钟。”她说着转身，门在她身后砰然碰上。

我向卜爱茜说：“好了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

“哇！你刚才没有见到。”爱茜说：“她怕那个大油矿生意从我们手中溜走，把电话线烧红了在找你。”

“是个什么案子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想只是她嗅到了油味，那就是我们的白莎。”

我走向自己办公室，桌上信件爱茜都已拆开看过。大部分都是常见的，有的向我们要资料，有的告诉我们毫无价值的事，有的要介绍我们大案子但先要介绍费，等等。

最多只有两封信需要回信，我把这两封信拿出来，其他统统塞进废纸篓里。

“你有空把这两封信回一回。”我告诉卜爱茜。

“有什么特别要写在回信里的吗？”

“你看要怎么回，就怎么回。”我说。

桌上电铃像火烧眉毛一样响起。我看看表，十点二十八分。

“他还蛮准时的。”我说。

“有机会就给我弄个油井，唐诺。”爱茜说。

“可以。”我说：“我给你弄两个。白莎反正只要一个就够了。”

我走向白莎办公室。

第二章

这男人看起来全身都有德州的戳记。他有个大下巴，高颧骨，宽而有决断的嘴，灰色稳定的眼和刷子似的眉毛。穿了一双新的牛仔靴，腰里条宽皮带，有个很大银制的皮带扣。一顶大帽子，足有五加仑水的容量。

白莎笑得像个贵妇——正在介绍自己的及笄女儿给一位百万富翁。

“高先生，”她说：“我希望你能和赖唐诺多亲近亲近。唐诺是小了点，但他很有脑筋。他要一开始办案，他死咬不放，有时他被打得惨一点，但他从不放弃，对不对，唐诺？”

我不理她的问题，只是向高先生伸只手出去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我说。

“你好。”高说，伸出一只大大的毛手，抓住我的手，一把挤下去。

“高先生从德州来。”白莎解释，向我笑一笑。

我向他看看，“真的呀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坐下，用左手搓着被挤到的右手。

“高先生，还是由你来告诉唐诺，你要我们做什么。”白莎对高先生说。

“事情简单。”高说：“我要你们替我找到韦君来太太——韦亦凤。”

“找到之后呢？”白莎充满希望地问。

“找到就可以了。”高先生用坚决的语气回答。

白莎贪婪的小眼扇了两下看向他，眨眼的速度每分钟有二百下之多。

“一个小时之前，你好像不是这样说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现在是在这样说呀。”他回答。

“你说过这和石油有关。”白莎说。

“你误会了。”高说。

“我怎么会！”白莎简短地说。

“我想我说过找到她之后，也许有些作业，但先要找到她。”

“你说过矿权问题。”白莎坚持着。

“我也许说过，我真的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你也说过钻井。”

“我一定和另外一件要进行的案子搞混了。”

“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另外一件案子工作。”

“不要，一个侦探社交待一件案子，就可以了。”

“我们对两件案子同时进行，收费便宜得多，可以省你不少钞票。”

“花钱我不在乎，好的服务，我愿意付合理、大方的钱。刚才和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可能把另一件案子和这件案子搞混了。柯太太，我再说明一遍，这件案子里面没有石油。我也没有说过油田、矿权或是钻井。我要你们找到韦太太。这是你们唯一的工作，找到她，向我汇报，就如此简单。”

“这个人容易找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高说：“假如太困难，我们就作罢。”

白莎喉咙里做了一个哽住了的声音，赶快自己止住，嘴脸

显现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。

“我从哪里开始找呢？”我问高先生。

“从韦君来那里开始找。”他说：“韦君来住在霜都路一六三八号，那一带地方一买就买一亩地，由你自己发展。他租一幢小房子，有水果树和自己的菜园子。”

“他太太和他住一起吗？”我问。

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们还有夫妇关系，应该住在一起，但是太太没有住在那里。”

“有概念会在哪里吗？”

“这就是我找你们的目的。”

“和韦君来谈过了吗？”我问。

他向我看过来，好像两个人在赌梭哈，我才把一大堆筹码推到桌子当中去似的。

“谈过。”过了一下他说。

“韦先生怎么说？”

“韦先生认为他太太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，他对这一点也很恼火。”

“你有没有，”我问：“和他邻居谈过？”

“一个邻居。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一位林太太。”

“她住哪里？”

“下一幢房子。”

“她认为如何？”

高先生直视我的眼神：“她认为韦太太被埋在下面海滩边，哪一个沙丘里。”

“你和警察联络过吗？”

“我不喜欢警察。”高先生说。

我说：“这个任务可能不太简单。”

“还用说，”高说：“要是东问问，西问问，找得到的，我还花钞票来找你们，我自己去找了。”

柯白莎说：“你刚才说，你看中的那块坐落在圣般纳地诺的地产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勉强的控制自己仪态：“我没有说我看中什么地产，我说过她也许对某块地有兴趣，最终变成查她下落的线索。”

“我总以为是你对这块地有兴趣。”

“我的兴趣只在查出韦太太下落。”

白莎看起来早上吃了一盆铁钉，有点消化不良。

“你找到韦先生的时候，他态度如何？不高兴，还是蛮合作的？”

“他蛮合作的。他说他也和我一样，急着要知她下落。”

我说：“签一张一千元钱的支票，我马上开始替你找找看。也许会找到，也许不会，我们收你工作费，一切开支都归你付。一千元花完之后，我会给你帐单和报告，由你决定要不要继续。”

高先生拿出支票本。

白莎开始握紧拳头，放松拳头，钻石戒指随之闪闪发光。高先生把名字签在支票上，从桌上把支票滑向白莎。

我把支票拿到手里，是德州第三大城圣安东尼奥一家银行的支票，抬头是柯赖二氏侦探社，票额一百五十元。

我把支票交给白莎：“这是张一百五十元的支票，我说的价钱是一千元。”

“我听到你说什么了，我目前对这件事只想投资一百五十元。你要知道，我代表一个大组织，有许多不同的事要分头进行，这是一个小案子，我不准备把它变大了。”高说。

我说：“我不认为付这样一点定金，可以得到你要的效果。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他说。在桌上拿起帽子，伸出一只大毛手准备去取回那张支票。

钻石亮光一闪，白莎及时把支票从他指缝中攫过来。“我们马上开始，”白莎说：“这支票上的钱用完了，我们会请你过来，由你决定进退。”

“到时候，有可能人已经找到了。”他说。

“也许。”白莎冷冷地说：“我们怎么和你联络？”

“大德大饭店。”他说：“十天之内我都在那里。”

“你要换地方，不要忘记通知我们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换地方。”他和白莎和我握手，走出去。

白莎等他把门关上，抓起一只放满回纹针的纸盒，抛在地上。她把裙摆捞起，用穿了高跟鞋的脚猛踩那些地上的回纹针，一脚把空纸盒踢到墙边。

我坐到一只椅子上，点着一根香烟。

“赖唐诺，你混蛋！”她刺耳地说：“要是你一小时之前在这里，我们已经沾上很多油了。那小子有一张文件，一定要韦太太签字才有用。他本可以花大钱非找到她不可的。”

“我们还没有出局呀！”我告诉她。

“谁说没出局！”白莎愤怒地说：“我们漏气了，他去看了什

么王八律师，律师说为了一张钻油的合约，不必付大钱给私家侦探去找一个失踪的人。那个律师教他，怎样强迫我们当一般人口失踪案件处理。”

“没错，对我们说来一样是找人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混蛋！没有错。”她叫道。

我吹了一个烟圈。

她按铃叫她的秘书，说道：“琴，把回纹针捡起来，放回盒子里去，该死的盒子掉到地上了。”

我向琴做个鬼脸，走出去。

第三章

霜都路到底，是个三不像的社区。

很多年前，有人喊出一种广告口号：“一亩地的自由”。一大块没人理会的土地，被开发出来加以灌溉。规划成一个个大的农庄，过不多久大的农场被规划成一亩、一亩大小的所谓“一亩地的自由”。买了一块爱怎么就怎么办。

住到霜都路到底的人，都有点开发西部的精神。现在住在那里的人都自己住在不大的房子里，有人养点兔子、羊、鸡等动物。土地也很肥，自己的蔬菜都可以满足自己

一六三八号是一个独院小屋，已经很旧了。用来住洋娃娃太大了，要舒服地住人就太小了。但是格局还蛮好的，照了相，登到房地产广告上，照样是二房二厅，厨卫全，包围在日光和山色之间。

对这一类房子，我相当清楚。所谓卧室，两只单人床都必须靠墙放置。中间的空地刚好放一只床头柜，夫妇必须经常练习以免入睡前小腿打架，所谓客厅和饭厅，二者间的分界线是非常不明显的，事实上根本没有分界，厨房当然比个小拖车小得多。

韦君来为我开的门，韦先生淡蓝的眼珠，高高身材，相当憔悴，动作缓慢，说话也不快。他大概三十五岁，穿了一件蓝色衬衫，已有补钉。脚上是一双旧军用靴子，他对个人仪态根本不在乎，事实上他根本玩世不恭。

“哈罗。”他说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姓赖，赖唐诺。”

“赖先生，你好。”

我们握手。

“我是个侦探。”我说。

“侦探？”他问。

“私家侦探。”

“喔。”

“我想和你太太讲句话。”

“我也在这样想。”

“你不知道她去哪里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有一点线索吗？”

“进来坐，”他说：“你要抽烟可以自己抽。”

他把我带到洋娃娃房子的客厅，唯一的一只沙发套了套子，硬得要命，但他让了给我，自己拖过一把直背椅。

“你最后见到你太太是什么时候？”我问。

“三天之前。”

“你们住这里多久了？”

“离这也多不了多少天，我们搬进来二三天就大吵一次。”

“她就离开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——夜里？早上？下午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早上起来，她已经走了。”

“你起床早不早？”

“非不得已不起床，我喜欢赖在床上。”

“那天早上你都在床上？”

“是的。岂有此理，她早餐没给我做就离开了。”

“一切都留给你自己干，是吗？”我问。

“就这样。”

“伤脑筋。”我替他说。

他用他浅蓝眼珠很快看我一眼，说道：“少了一个女人是伤脑筋。”

“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？”我问。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“她出走，有没有留张字条，或什么的？”

“除了水槽中留一些脏盘子外，什么也没留下来。”

“晚餐留下的脏盘子？”

“不是，她早上自己用了荷包蛋、土司和咖啡。”

“她做早饭你听不到？”

“没听到，她一定轻手轻脚在厨房搞。”

“煮咖啡也闻不到香味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她带了多少衣服走？把衣橱里的都带走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对她的衣服清不清楚？有没有查过少了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她亲友呢？”我问：“你太太有没有亲友，会去投靠？”

“说不上来，我们亲戚不太串门子。我不喜欢她娘家亲戚，她有个舅舅，死的时候遗了点财产给她。那只是一星期之前的事，我不知她还有什么亲戚，我也不在乎。”

“你们在什么地方结的婚？”

“我早该先问你，你找她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有话和她说。”

“有关什么事？”

“为了她为什么离开。”

“我也要问她。”他承认：“我不知道她一走为什么那么多陌生人到我们家问三问四。有香烟吗？”

我给他一支香烟。

“你有工作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经营这个地方，我准备自己做个花园。”

“你的职业是什么？靠什么赚钱？”

“我自己做自己老板，收支还平衡。”

“有人见到你太太离开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邻居呢？”

“一家不错。另一家吃了饭没事做，管闲事的长舌妇。”

“谁是长舌妇？”

他用大拇指向西面的邻居指一指：“姓林的女人就是。”

“她是太太？”

“嗯哼。”

“先生也住一起？”

“他有工作。”

“他会不会多管闲事？”我问。

“绝对不会，他从不多嘴。”

“假如我去和林太太谈谈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

“你有你的自由。”

“你允许我和她谈谈？”